

<<一个人的战争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一个人的战争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6350341

10位ISBN编号：7506350343

出版时间：2009-9

出版时间：作家出版社

作者：林白

页数：184

字数：16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一个人的战争>>

内容概要

中国巨轮，乘风破浪，高歌猛进，短短六十载，已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，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伟大奇迹。

中国文学，风起云涌，蒸蒸日上，流派异彩纷呈，名家力作迭出，同样令世人瞩目。

为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，我社启动“共和国作家文库”大型文学工程，力图囊括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，以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和文学价值观上的人民立场，展示东方文明古国的和平崛起、历史进程、社会变迁与现实图画，表现中华民族的艰辛求索、勇敢实践、创新思想及生存智慧。

这套文库，既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学事业的一个缩影，也是生机勃勃的转型期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，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，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。

我们同时相信，中国的文学事业将伴着蒸蒸日上的伟大祖国更加繁荣、更加绚丽。

衷心感谢中宣部有关部门、中国作家协会和全国广大作家、文学评论专家给予本文库的大力支持。

<<一个人的战争>>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 镜中的光 第二章 东风吹 第三章 漫游 第四章 爱比死残酷 尾声：逃离

<<一个人的战争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镜中的光 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，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，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。

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。

女人在镜子里看自己，既充满自恋的爱意，又怀有隐隐的自虐之心。

任何一个自己嫁给自己的女人都十足地拥有不可调和的两面性，就像一匹双头的怪兽。

她觉得自己在在水里游动，她的手在身体上起伏，体内深处的泉水源源不断地奔流，透明的液体渗透了她，她拼命挣扎，嘴唇半开，发出致命的呻吟。

她的手寻找着，犹豫着固执地推进，终于到达那湿漉漉蓬乱的地方，她的中指触着了这杂乱中心的潮湿柔软的进口，她触电般地惊叫了一声，她自己把自己吞没了。

她觉得自己变成了水，她的手变成了鱼。

——林白《同心爱者不能分手》 这种对自己的凝视和抚摸很早就开始了，令人难以置信地早。

在幼儿园里，五六岁。

知道这是一件不能让人看见的事情，是一件不好的事。

巡床的阿姨在走过来，快要走到我的床跟前了。

听到她的脚步声我就克制地停止自己的动作，闭上眼睛装睡。

那是一种经常性的欲望，甚至在夏天漫长的中午，不放蚊帐，床与床之间没有遮拦，阿姨的目光一览无余，我要耐心等到大家都睡着，最后那个阿姨也去睡了，我才能放心开始我的动作。

她的值班大床靠窗，和我之间隔着许多小床，我躺在床上越过许多小床看她略高的大床，大床上有时是长衣长裤，有时是浅蓝色的绸裙子，或者是黑色的棉绸裙，白色的短袖绸衣，胸前绣着花。

午睡的气息很黏稠，在夏天，蝉在叫，除此之外都被粘住了，奄奄一息。

黄老师是近视眼，她不戴眼镜，她看人时把眼睛眯起来，如果值班的大床上是她，我就会放心，黄老师从不骂人，从来不出人洋相。

午睡的黏闷气息胀满了整个大寝室，人人都被粘住了，四周的空气像水，把我浮起来。

在中午，光线强烈，闭上眼睛也觉得赤裸裸没有遮挡，邻床翻身、磨牙，轰然作响，脚步声惊天动地，多么多么不能尽兴的中午！

夜晚到来。

傍晚有游戏，然后到教室，坐在小椅子上，淡绿色，没有桌子。

老师讲故事，或者大家唱一支歌，或者大家猜谜语。

然后吃东西。

我不馋，但我从未拒绝吃东西。

有时是两颗杨梅，有时是一颗水果糖，或是一只芭蕉，比香蕉大，比大蕉小，叫“西贡蕉”，不知跟西贡有什么关系。

有时是一只杨桃或者番石榴，最好是荔枝，这是我们这里盛产的佳果。

大量的夜晚是吃木瓜，金红色，肉甜而厚，核像黑色的玛瑙，木瓜树树形奇异，是亚热带真正美丽的果树。

切成一瓣一瓣，按顺序依次去拿。

然后排队去洗手，排队去尿尿。

每个人双手搭在别人的肩膀上，就成了火车，嘴里呜呜地叫着行进。

火车从洗脸架开到厕所，再开到寝室，寝室门口一边站着一个老师，给每个人摸额头，发烧的事是经常发生的。

鱼贯而入，悄无声息，脱鞋，躺在床上，阿姨扬手一拨，蚊帐落下，床就是有屋顶有门的小屋子，谁也不会来。

灯一黑，墙就变得厚厚的，谁都看不见了。

放心地把自己变成水，把手变成鱼，鱼在滑动，鸟在飞，只要不发出声，脚步就不会来。

<<一个人的战争>>

这种做法一直延续下来，直到如今。

在漫长的日子中，蚊帐是同谋，只有蚊帐才能把人彻底隔开，才安全。

喜欢镜子，喜欢看隐秘的地方。

亚热带，漫长的夏天，在单独的洗澡间冲凉，长久地看自己，并且抚摸。

八岁的时候自己发现左边的乳房有硬块，妈说去找北京医疗队看。

坐在单车后架上，从B镇到新墟，十五里路，太阳晒着头顶。

医疗队在公社卫生院，妈说他们都是专家，普通话有一种权威性，并且亲切和蔼，然后回到妈妈的县医院，到药房拿药，走进去，四面都是瓶子，各种颜色的水、药片及盒子。

药的气味很香，香而干净，不同凡响，残留在妈的衣服和头发里。

我的药是水剂，几个大玻璃瓶里的水混在一起，半透明、混浊，有白色沉淀物，吃到嘴里是酸的，酸而凉。

药房的大人说：怎么这么小就有小叶增生？

妈说：不知道怎么搞的。

她的同事说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

妈说：她自己抓痒发现的。

玩过一种跟性有关的游戏，肯定是一种游戏，书上说，男孩与女孩模仿性交是一种游戏，大人不必惊慌，因为生理构造没发育成熟，这种性交不会实现。

同性间的游戏发生在我与莉莉之间，我六岁，莉莉七岁。

莉莉是我的邻居，她的母亲是北京人。

做这件事是因为阁楼上的模型、挂图和生孩子。

母亲们宣传计划生育，肉色的人体模型堆积在阁楼上，塑料或石膏做成的男女生殖器模型，新奇，神秘，杂乱无章。

在无聊的下午，偷偷走到阁楼上，生殖器们被剖开了断面，露出血的颜色，有些狰狞，更多的是肉色，用手按，有些是软的，有些是硬的。

有响声会吓出一身汗。

没有响声，大着胆使劲看。

空无一人。

大人下乡了，开始时莉莉还没搬来。

一个小女孩，站在一堆乱七八糟的生殖器模型中，这是一幅多么奇怪的风景。

在全世界，除了多米，还有谁拥有这样的童年呢！

回想我的童年时光，阁楼上的生殖器模型如同肉色的花朵在幽暗的地板上开放，孩子蹲在地上，长久地冲它们瞪着眼睛，这是我常常看到的情形。

看人生孩子是一件十分刺激的事情。

妇产科的产房垂挂着深蓝色的布窗帘，窗台很高，要爬上去才能看清里面，我没有爬过，踮起脚尖也不行，站在稍远处，使劲往上跳跃，身体上升，眼睛对着窗子还是看不见，必须在跃起的同时，有风将窗帘吹开。

从来没有这样的巧事。

另有一扇窗，正对着产床，但需要绕到屋后，穿过勒鲁(一种叶子带刺的植物)围成的篱笆，踩着一地玻璃碴儿，还会被大人发现，充满危险和曲折，还要正好碰上有人生孩子才能看到。

终于有一次，二万五千里长征，到达了那个窗口，窗帘没有被拉上，一个女人正在产床上躺着，两腿叉开，像阁楼上的模型一样的阴部活生生地长在一个女人的身上，没有遮挡，最大限度地张开，那一眼真是恐怖无比，就像有一幅古怪的画，已经看熟了它在墙上不动的样子，有一天它忽然活动起来，一欠身就从画上走了下来，吓得人魂飞魄散。

在那个危险的窗口，我手脚一软跌了下去，再重新爬上的时候窗帘已经关上，看不见了。

听见说话的声音，铁器相撞的叮叮声，和水的声音。

终于没有看见生孩子。

孩子是怎样生出来的？

<<一个人的战争>>

这是一个隐秘的问题。

有一次听说有人在路上生孩子了，一个临产的女人，步履蹒跚，在穿过球场的时候孩子掉出来了，许多人都去看，球场的石凳上围了一层又一层人，挡住了视线。

后来女人和孩子都被转移了，人也散了，走近石凳看，有一摊血，亮汪汪地暗红。

生孩子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。

要出血，有时要死人。

这是我很早就知道的。

危险的事情对我总是有吸引力，是一种诱惑。

我怀着恐惧和兴奋，一天又一天地等待危险日子的到来，仿佛那是一个欢乐的日子。

难道我是一个潜在的受虐狂吗？

在漫长的童年期，我始终没亲眼看到生孩子。

在宿舍不远的地方，在妇产科门口的枇杷树稀疏的树荫下，一个又一个孩子出生了，母亲说，他们是一串一串生出来的，有些日子全是男孩，另一些日子则全是女孩。

像是预先被人配制好，插花着出来。

在平静的日子里，有时会出现怪胎，无头儿或双头儿，它们被裹在鲜黄色的厚草纸里，由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勤杂工，拎到医院后面的山上埋葬，挖很浅的坑，夜晚有野狗，把白天的浅坑扒开。

大人死了也埋在这座山，从来不会去更远，更远的山是石山，像桂林山水那样，美丽而奇特，甚至像仙境，但是不能埋死人，没有土。

埋死人的那座山叫螺岭，是一个神秘和恐怖的地方。

后来挖防空洞，就在螺岭，大人们挖出许多白骨，人头骨，年深日久，不知是谁。

孩子们在白天被领去看过，战壕深到大人的腰，没过小孩的头顶，泥土深处的气味凉森森地逼近全身。

某些夜晚，防空演习的警报在B镇的上空呜呜鸣响，大人小孩，要从被窝里起来，穿上黑色或深色的衣服，不许打电筒，不许擦火柴，不许哭，不许叫，迅速转移到山上防空洞。

每一次都是假的，每一次假的都像是真的。

门口是一条马路，埋葬死人要从门前经过，没有别的路可走。

有时有男女老少六七人，穿着白布帮的鞋子，头上扎着白布条，号啕大哭，边哭边说。

这是B镇的老人死了。

有时是戴着黑袖章的队伍，抬着花圈，这是机关单位的人死了。

他们经过我家的门口，到达医院的太平间，太平间的门打开，出来棺材，黑色或者暗红色，他们一起走上山。

山上全是一种开着米黄色的小花、叶子细长有臭气的树，不知叫做什么。

B镇的花圈一律用这种树的枝叶扎成。

太平间和医院宿舍的厕所几乎连在一起，只隔着一个院子，院子里的草特别繁茂，繁茂而荒凉。

上厕所就会想到身后是太平间，阴天或者夜晚，会想到鬼们在一墙之隔的后院飘荡。

鬼长得什么样子呢？

<<一个人的战争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